

一生一世的面具舞蹈*

疏寒

2005-09

戴上面具，开始狂欢
摘下面具，彼此缄默
我们认识，可是我们不记得
那一夜的面具舞蹈
那一生的面具舞蹈

我走在这个只有着陌生气味的城市中，从寂寞无语的清晨到流岚暗淡的黄昏。这个城市的每一抹水泥，都在最炎热的季节里见证着我的深深暗影那样孤寂无助的深深暗影。北京的地铁站，一直是最爱去的地方。那是城市最深最暗却也最真实的角落。那儿

*Click to View:<https://web.archive.org/web/20221121020726/https://reentry.co/9i9cx>

和人来人往的王府井大街不同。它只有潮湿阴冷的味道。当然也只有这样的味道，才配得上那些灵魂深处的阴冷和潮湿。

找住的宾馆在嘉年华附近，不是很繁华。我总是在很早的时候就离开宾馆，然后没有目的地走很多很多的路。等到走累了走迷路了我就四处寻找地铁站。北京的地铁很发达，相比之下那些只要乘坐就总是会遇到没完没了的红 L 灯的公车就有足够的理由被人们遗弃。我总是从最近的站-直坐到终点站，再从终点站坐回到起点站。来来回回许多次，最后再乘末班的地铁回去。地铁站就像一个地下城市，这里鱼龙混杂，每个人各行其是。有兜售碟子的小贩，也有耍手艺赚钱的艺人，还有一些弹着吉他轻唱的少年。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喜欢这里，亦如我莫名讨厌新东方的华丽与不实。我在这里看到一个城市的暗影，一个与紫禁城的富丽堂皇不一样的地方。当然，这一点大概也是因为我骨子里的阴郁。我在地铁上看到了形形色色的人，站着的坐着的，时尚前卫的新新人类，衣着考究的年轻白领、戴着 MP3 的少年、漫无目的地看着报纸的中年人、目光涣散的老人……虽然年龄不同

，职业不同，身份不同，但在一点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那就是每个人脸上的冷若冰霜。那是一副副隐藏在灵魂深处的冰冷面具。它遮掩掉所有的热情与信任，抹煞去一切的真诚与关怀，制造着人与人之间的无形隔阂，如同座冰封的需山，有着终年不化的积雪

我一直厌恶这一张张面无表情的脸，也一直憎恨那一副副冰冷的面具。这样看不见的面具下隐藏的是什么，生活的无奈还是天性的拒人千里。没有人能够读懂除非你也有着一具同样的面具。我用极度鄙视的目光射向那些写满拒绝的脸。直到有一天，我在干净的窗玻璃上看到自己的脸，一张同样陌生没有表情的脸。那一脚，好想哭泣。为自己悲哀，也为生在这世上的无奈。在乘坐地铁的途中，我与无数这样的面具相遇，然后看着它们消失在我的视野中，回到各自的生活里去，继续各自的故事，就像一场舞会，不断地有人来到，也同时有人离开，然而这一离开，兴许就是一辈子。

“箫，长大以后我们还要一起过狂欢节，好吗

?”

.....

“萧，你为什么不说话？”

“念，我在想，灯光停止，摘下面具，你还会这样和我说话么？”（你还会对我这么温柔么？）

“傻丫头，念是哥哥啊，哥哥永远都会对你这么好的。”

“那这样，哥哥和你拉钩好不好？”

“嗯。”

念，对吧，当初你是这么说的吧。你说的，要和我一起过所有的狂欢节，要和我一起跳面具舞蹈，要陪着我看这个季节最灿烂的烟火最美的绽放。可是你在那里，在哪个城市的哪个角落，现在，在那里。你说会永远对我好，你说不会离开，你说……可为

什么，你却在那年狂欢的一场舞蹈之后，就戴着你的面具消失在我的世界里。念，你已经忘了你的承诺了吗，你已经忘了我们曾经拉过钩，曾经一起稀浮云尾随，看花开花谢，草长莺飞，曾经一起听 Andy 的歌吗？你说过，你最爱听 Andy 的《我不够爱你》；你说过，你最喜欢打篮球；你还说过，你喜欢蓝色，那幽幽如鬼火的颜色。念，这些你都不记得了吗？你是哥哥啊，你怎么可以一声不吭地就离开了呢，你怎么可以呢

当我过狂欢节的时候，你不在我身边；当我跳面具舞蹈的时候，你不在我身边；当我仰望漫天烟火的时候，你还是不在我身边。于是我落荒而逃，逃离狂欢的人群，逃离旋转的舞台，也逃离那曾几何时最最期待的烟火绽放。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活在你的阴影里/有没有续集/连接断了线的我和你/应该有续集/冥冥中一个声音/一定会有续集/让我的等待有结果/

时光变幻，往事如烟。只是为何关于你的一切

，我却如此地记忆犹新那些琐碎，竟成我生命里最美的曾经，最痛的意外。

忽然间，整个地铁的灯全都灭了。我感觉到，地铁停下来了。黑暗中一片混乱，签么，戴着面具的魔鬼竟也会害怕黑暗么？

短暂的漆黑过后，一切又都恢复了正常。只听见广播中传出列车长的声音：“对不起，各位乘客，刚刚有一位女乘客突然跌落铁轨，为了搭救这位乘客，不得不将整条线路的电闸拉掉，停止运行，给各位乘客带来不便。在此，我谨代表全体地铁工作人员向各位乘客表示由衷的抱歉。同时，祝愿各位乘客路途愉快。”然后是列车长用英文翻译的一段同样内容的话。列车长的声音听上去隐隐有些着急，大概是挺严重的事故。到了站，我正想下车看一看，就发现整个车厢里所有的人都将目光投向窗外——许多的地铁工作人员抬着位浑身是血的人，门开了，这位受了伤的人被抬进地铁。就听见一位领导模样的中年男子一边指挥工作人员照顾受伤的人，一边说：“抱歉，哪位可以让一下座位，这个伤者是我们站的一个工作人员

，在刚刚抢救跌落铁轨的乘客时被地铁撞伤，他……”一刹那，原本喧闹的车厢里突然一片死寂一同一时刻，我仿佛听到无数面具落地摔碎的声音。砰，砰，一声声清晰干脆。那一刻，我恍然发现，能够打破面具那座冰封的千年售山的其实只是一颗心，一颗会感动的心。就是这样一颗简单却无比真实，平凡却无比美丽的心，便足以融化那一季的冰雪，一世的寒冷。

天苍苍/路漫漫/人在人海里流著液/风在飞/心在盼/爱在爱情里靠个岸夜夜夜里高唱/唱尽人情冷暖世情如箱/聚与散/悲与欢/如此纠缠/天在晃/路在转/心在心动时曼了伤/风越帘/心越乱/梦在梦醒时转了弯/深深深情几许/如果一刀能竹划作两段就让一切在这地方/松绑/峰一回/路一转/此情何苦枉断肠/爱是没有人能够解开的两难/了了断/圆了谎/莫道当时已枉然/当作生命里最美的/转弯/

一切随风而逝，当梦被埋葬，只有伤痛，依然清醒如昔。念，你在哪里？哥，请你回来好吗：从那以后，我不断地行走，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用

我的真心，我的关怀，我冲破面具后的勇敢，告诉每一个陌生人，请他们，打碎面具。我一直相信，真诚的爱可以融化万里千层的寒冰。瞬说过，没有不被阳光融化的冰雪。如果冷漠是冰雪，那么爱，就是冰雪生命中的灿烂阳春。于是从那以后，我总是不断地听到无数面具落地摔碎的坚决，听到那一张张寒冷面具躲在每一个灵魂最深处垂死挣扎的凄厉，听到数不清的灵魂自由后的欢欣和雀跃。我终于笑了。这些年以来，我好像早已忘记了该怎么笑，在念离开以后就忘记了该怎么笑。

那天是一条界线/你忘了好好说再见/只留下背影是我脑海经典的画面/

我独自站在曾经爱与痛的边缘/在城市里留连却看不见下一个永远/

希望醒来以后就是全新一個人/日日夜夜不再为爱付出那么深/从此以后忘了你是我最爱的人/不要再留在原地回忆着伤痕/

哥哥，那天你忘记好好和我说再见，你知道吗。我帮助了无数的灵魂，却始终无法打开自己的心结。我在离并每个无数善良灵魂飞舞的城市之前都会要求他们帮我举办一场面具舞会，可我自己却从不参加。我看着他们每一个人的快乐，我知道，我在等一个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来领着我，和我一起跳那一段记忆里的面具舞蹈。

哥哥，我为你举办了这一场又一场华丽的舞会，你看到了吗？我告诉每一个我帮助过的人，我叫箫，是念的妹妹。如果有人遇到念请帮我告诉他，我一直在等他，等他回来。我在经过的每一个城市最仰望的高楼上写下“I am waiting for you-my brother-no matter how many years”。

我把关于他的全部记忆，刻在一块传说具有灵力的守望石上，刻在一望无际的海角天涯，刻在我一生中最绚烂的神秘城堡，刻在一片会下冰雨的茂密森林

我在不断拯救灵魂的过程中明白了，什么是博爱，继而释然。其实面具下有的只是一个个善良的、美丽的灵魂。只要冲破面具，释放的灵魂就会成为最快乐的精灵，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欢歌笑语。欣赏着最美的，风景。

而我生命里最美的那一片风景，早已定格在十岁那年的狂欢舞会。那场诡异如梦境，回忆里却无比清晰的舞会

白月光/心里某个地方那么亮/却那么冰凉/每个人/都有一段悲伤/想隐藏/却欲盖弥彰/白月光/照天涯的两端/在心上/却不在身旁你是我/不能言说的伤/想遗忘/又忍不住回想/像流浪/一路跌跌撞撞/你的捆绑/无法释放/白月光/照天涯的两端/越圆满/就越觉得孤单/擦不干/回忆里的泪光路太长/怎么补偿/白月光/心里某个地方/那么亮/却那么冰凉/每个人/都有一段忧伤/想隐藏/却在生长/你是我，不能言说的伤。你是我，不能言说的伤。你是我，不能言说的伤。你是我，永远的执著和等待。希望在绝望中成长，期待在等待中永生。

这些年来，每打破一个面具，我总是期待着看到念的脸，看到他习惯地紧锁眉头的表情。可是上天似乎很喜欢和我开玩笑，这许多的灵魂，这许多的面具，却没有一只藏着哥哥的脸。我总是一再地失望，又一再地鼓起勇气去寻找他。至少我知道，无论如何，他终究在这世界的某个角落，至少我们不是阴阳永隔。所以我会一直走下去，直至寻到他的那一天。

执著换取释放，真心换取牵挂，勇敢换取自由，欢乐换取舞蹈。当面具落地，我看到你的脸，精致的脸。我打破了无数的面具，解救了无数渴望自由的灵魂，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哥哥，你看到了吗？所仍然戴着面具的人们，你们看到了吗？